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沈
雁
著

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A Study of William Golding's Novels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沈 雁 著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戈尔丁小说研究”(09YS351)成果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 沈雁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4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2-0736-3

I. ①威… II. ①沈… III. ①戈尔丁, W. (1911~1993)—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5384 号



书 名: 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作 者: 沈 雁 著

责任编辑: 汤定军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14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736-3

定 价: 4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序 言

获悉沈雁博士的新作《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付梓,喜悦之余不乏感慨,欣然提笔作序。这部作品是她出版的第二部威廉·戈尔丁研究专著,获得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的资助。2011年10月,她的专著《戈尔丁后期小说的喜剧模式》(*The Comic Mode in William Golding's Later Novels*)入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博学文库,我也曾欣喜地写下序言。如今,同样是秋意渐浓,硕果盈枝的时节,看到她在学术的道路上步履坚实地一路走来,作为她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我颇感欣慰。

沈雁博士在戈尔丁小说研究领域耕耘数年,已陆续发表和出版了相关重要论文和著作。她的这部新作对戈尔丁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介,为国内戈尔丁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这部专著的研究范围从她的博士论文课题延伸至戈尔丁的全部重要作品,涵盖了《蝇王》、《继承者》、《品彻·马丁》、《自由坠落》、《教堂尖塔》、《金字塔》、《黑暗昭昭》、《纸人》以及包括《越界仪式》、《近距离》和《甲板下的火焰》三卷的《海洋三部曲》等11部小说,从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和精神底蕴出发,立足于深入的文本细读,同时融会贯通文学理论,放眼作家创作的文学渊源和时代背景,对戈尔丁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美学进行了集中提炼和深度研究。沈雁博士的新作脉络清晰、分析透彻、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充分体现了作者执著创新的学术精神、敏锐独到的批评视角以及成熟女性学者对文学作品特有的细腻和深谙。

近年来,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研究在我国逐渐升温,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戈尔丁于1954年发表小说《蝇王》,可谓出手不凡。《蝇王》对英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很快成为大西洋两岸



校园的必读书目。此后,戈尔丁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备受评论界的关注。1980年,戈尔丁以近古稀之年凭借《越界仪式》摘得布克奖,又于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数度引发研究热潮。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戈尔丁作品也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其中,《蝇王》的研究最为热门,角度广泛多样,相关文论层出不穷。近十年来,戈尔丁的其他作品也逐渐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

戈尔丁之所以获得研究者的青睐,与他作品深沉隽永的思想内涵密切相关。戈尔丁是一位哲理性极强的小说家,其作品所关照的层面往往触及人类生存状态和人性深层内涵,被赞誉为“兼具明晰的现实主义叙事艺术和神话的多样性及普世性,表现了当今世界人类的境遇”。戈尔丁的创作题材诡谲多变,笔端触及人类祖先的原始社会生活、英国中世纪的教堂、19世纪初的海上航行、当代英国社会精神状况、未来世界的孤岛等,而且每一部新作都令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创作以难以归类而著称,却始终以道德的诚实和驰骋的想象来探索人类生存境遇的根本问题,揭示人性的真实。他的作品以批判视角反思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和19世纪的进步观,强调伦理道德的主体性建构,蕴含前瞻性的生态思想,同时不乏对文学本体、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审视,具有相当高的思想价值。我认为,对这样一位充满智慧、才华横溢的作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必定会给我们的读者带来可贵的启示,激发对于当今社会一些重大命题的思考。

戈尔丁的价值更体现于他在小说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的创作勇气。他在艺术上从未止步不前,而是不断汲取传统和时代的养分,兼收并蓄,对小说这一样式的框架结构、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探索和实验。他的小说布局精致严密,在技巧的运用上体现出严谨的分寸感。如英国著名评论家弗兰克·科莫德所说,戈尔丁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独创性的形式手段来展现小说的道德情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在小说的语言上,戈尔丁也常有惊人之举。例如,他在《继承者》中的语言实验令人拍案叫绝,甚至吸引了韩礼德等语言学家撰文论述;他的《越界仪式》糅合不同风格的文体,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赞誉。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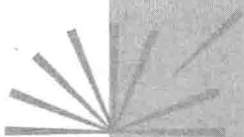
戈尔丁的创作技艺始终在演进,他吸取种种实验元素,如戏仿、拼贴、多重叙述视角、元小说等多种形式。他的作品整体上也体现出从明晰到复杂、从冷峻阴郁的寓言到含混多义的神话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沈雁博士的专著《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能在此时面世,可谓正当其时。这部专著的出版为我国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品味戈尔丁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契机,也大可从中一窥当代英国文坛发展的概况。这部著作对国内的戈尔丁研究乃至当代英国文学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希望作者能再接再厉,在学术道路上勤奋耕耘,日臻佳境,在不久的将来有更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

李维屏

2013年10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蝇王》及《蝇王》之后 / 1
 - 一、开端 / 1
 - 二、内心的陌生人 / 3
 - 三、寓言、小说和神话 / 9
 - 四、彼得金的两面 / 14
 - 五、《蝇王》之后 / 18
- 第二章 《继承者》:失落的乐园 / 22
 - 一、从尼安德特人到智人,从威尔斯到戈尔丁 / 22
 - 二、关于尼安德特人的历史编纂和文学想象 / 28
 - 三、《继承者》的语言风格 / 36
 - 四、黑暗中的他者,黑暗中的自我 / 44
 - 五、失去乐园的继承者 / 49
- 第三章 《品彻·马丁》:死亡的谜语 / 52
 - 一、戈尔丁的“把戏” / 52
 - 二、谁是品彻·马丁? / 57
 - 三、作家的织毯 / 59
 - 四、马丁的文本 / 61
 - 五、谜面里的线索 / 70
 - 六、余音不绝的提问 / 76
- 第四章 《自由坠落》:理性和宗教的诘问 / 79
 - 一、不同以往的小说 / 79
 - 二、“自由坠落”的多义性 / 82
 - 三、叙述和时间:发现的过程 / 85
 - 四、但丁文本的戏仿 / 94
 - 五、人物的两极化设置 / 96
 - 六、理性和宗教 / 97
- 第五章 《教堂尖塔》:恶的知识 / 103
 - 一、《教堂尖塔》的不确定性 / 103
 - 二、历史上的尖塔 / 106
 - 三、尖塔的攀升和认识的演进 / 108

四、建筑空间的隐喻 / 112

五、意象的图谱 / 119

六、意象的绵延 / 124

● 第六章 《金字塔》:阴郁的社会喜剧 / 127

一、“退后一步,以期向前一跃” / 127

二、奏鸣曲和金字塔 / 129

三、《金字塔》的社会喜剧模式 / 133

四、《金字塔》中的“揭露”母题 / 137

五、喜剧人物群像 / 147

● 第七章 《黑暗昭昭》:宗教的现代诗学阐释 / 154

一、《黑暗昭昭》的创作之谜 / 154

二、当代英国社会图景下的善恶寓言 / 156

三、戈尔丁的神学立场 / 164

四、《黑暗昭昭》的《圣经》戏仿 / 166

五、麦蒂:圣徒,还是愚人? / 168

六、十字架上的麦蒂 / 174

七、使徒的困惑 / 179

八、超越语言的神秘 / 181

● 第八章 《纸人》:纸人的闹剧 / 184

一、谁是“纸人”? / 184

二、《纸人》的闹剧形式 / 187

三、追逐和逃逸 / 191

四、追逐者与逃逸者的双体结构 / 200

五、“纸”意象 / 201

六、艺术家的脱冕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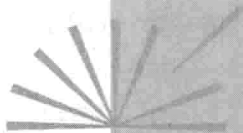
● 第九章 《越界仪式》:认识的穿越 / 209

一、解谜历史留白 / 209

二、叙述的悬疑 / 211

三、“海神袋”之谜 / 218

四、延迟的真相与舞台的隐喻 / 222



五、穿越文类的边界 / 226

● 第十章 《近距离》和《甲板下的火焰》：狂欢与
颠覆 / 233

一、再续航程 / 233

二、悲喜交集的旅程 / 234

三、从奥尔赛尼号到奥尔塞尼号 /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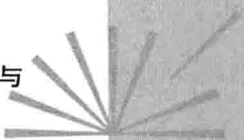
四、《近距离》和《甲板下的火焰》的节庆喜剧模
式 / 250

五、理性未及之处 / 259

● 附录一：威廉·戈尔丁传记作者约翰·凯瑞访
谈录 / 264

● 附录二：威廉·戈尔丁年表 / 287

● 附录三：参考书目 / 294



第一章 《蝇王》及《蝇王》之后

一、开端

对许多读者来说,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 - 1993)的名字是和《蝇王》(*Lord of the Flies*)联系在一起的。戈尔丁于1954年发表《蝇王》时已经年过四十,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战火。他曾在一所中学当教师,碌碌无闻,然而数年之后,《蝇王》一跃成为大西洋两岸校园的必读作品。1962年,《时代周刊》(*Times*)甚至将戈尔丁称为“校园之王”(Lord of the Campus)。《蝇王》继《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后成为美国大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蝇王》的影响如此巨大,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戈尔丁其他作品的光芒。从戈尔丁的整体创作来评价,《蝇王》只是一个开端。和《蝇王》相比,作家随后发表的《继承者》(*The Inheritors*)、《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教堂尖塔》(*The Spire*)等都属质量上乘的佳作,无论是主题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毫不逊色。戈尔丁的后期作品《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和《海洋三部曲》(*The Sea Trilogy*)也是重量级的作品,两部小说构架宏大,主题内容丰富,手法繁复,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创作功力;《海洋三部曲》的第一卷《越界仪式》(*Rites of Passage*)摘得1980年的布克奖。然而,即便在英国,戈尔丁仍以《蝇王》为读者大众所熟悉。以下事例或可说明这一多少令人遗憾的现象:2009年,牛津大学荣休教授约翰·凯瑞(John Carey)撰写的传记《威廉·戈尔丁:〈蝇王〉著者》(*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问世。他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每周新书》(*Book of the Week*)访谈节目里谈到,传记书名并非出版社认可,戈尔丁本人也必定不喜欢,只怕要在坟墓里辗转反侧,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们只记得他的这部成名作;但是,凯瑞在谈及戈尔丁的其他作品时,人们往往一脸茫然。由此可见,在普通读者心中,戈尔丁的名字仍旧意味着《蝇王》作者的独特身份。^①

在文学评论界,情况多少有点类似。《蝇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的评论和研究,这部名作也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研究量最大的部分。以里克·杰寇斯基编著的《威廉·戈尔丁:参考书目,1934-1993》(*William Golding: A Bibliography, 1934-1993*)中有关戈尔丁研究专著一项为例:所列的从1963年到1993年的59部专著中就有24部是《蝇王》的专门研究。^②在我国,《蝇王》研究虽然称不上汗牛充栋,但也是洋洋洒洒,在戈尔丁研究总量中占据了较大比例,而且话题多样,研究内容涵盖文类、主题、叙述、人物、互文性等,研究视角涵盖哲学、宗教、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涉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生态等各类研究理论。

相比如今《蝇王》对读者和评论界的巨大影响,当年曲折的出版之路令人感慨。这部小说的出版过程已经成为《蝇王》“传奇”的一部分了。小说原题《内心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Within*),传说在辗转了22个出版社后方由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慧眼发掘。凯瑞的传记详述了这部书稿的坎坷旅程,提到戈尔丁先后遭6家出版社和一家经济公司拒绝,直至费伯的年轻编辑查尔斯·蒙蒂斯(Charles Monteith)发现作品的魅力。即便在费伯那里,《蝇王》也几乎被枪毙。戈尔丁附于破旧书稿的字迹潦草的短信确实显得毫无吸引力;更糟糕的是,费伯雇用的专业读者“波利·珀金斯小姐”在戈尔丁的短信左上方写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

① Armistead, Claire. "John Carey on 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 *Book of the Week*.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audio/2009/sep/03/john-carey-william-golding>.

② Gekoski, R. A. & P. A. Grogan. *William Golding: A Bibliography 1934-1993*.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94, pp. 81-84.

时间:未来。荒唐乏味的幻想故事,描写了殖民地的一次核爆炸,一群孩子降落到新几内亚的丛林地带。一文不值,淡而无味,不知所云。”^①所幸蒙蒂斯留意到小说的潜力,没有埋没这部 20 世纪的名作。事实上,《蝇王》出版后收获评论界一片赞扬之声,英国现代文坛大家福斯特(E. M. Forster)更是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将之列为他遴选出的年度好书之首。

二、内心的陌生人

《蝇王》是 19 世纪著名的儿童故事《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的重写。戈尔丁借用了巴兰坦(R. M. Ballantyne)所著《珊瑚岛》的故事背景、主要人物和情节。戈尔丁在其著名的《寓言》一文中曾详述小说创作的缘起,指明《蝇王》与《珊瑚岛》的关联。《珊瑚岛》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历险故事,讲述了 18 岁的杰克、15 岁的拉尔夫和 13 岁的彼得金遭遇沉船,流落到南海(South Seas)一个渺无人烟的珊瑚岛上,依靠智慧和勇气战胜危险而生存下来的故事。戈尔丁在《寓言》一文中引用卡尔·尼梅耶的简述归纳了《珊瑚岛》的情节。不得不说,尼梅耶的语气不乏讥讽:

男孩们在岛上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们本身毫无恶意或恶念……巴兰坦的小说提出了恶的问题——男孩们面对的恶并非来自他们的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世界。赤道的自然环境是宜人的,但是这个非基督教世界里的人们却是邪恶的。例如,小岛上曾有野蛮的食人族光临,男孩们惊慌地目睹他们划着独木舟互相追逐,展开残忍血腥的战斗后离开。不久,又有一帮海盗(即抛弃了基督教传统的白人)来到岛上,抓走了拉尔夫。最终,海盗被消灭了,罪有应得。故事的最后,土著们毫无动机地、莫名其妙地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本性于是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因而及时营救了男孩们。

^① Carey, John. *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9, pp. 150 - 152.

所以,巴兰坦对人类的想法显然是乐观的,他对英国男孩的勇气和机智也是一样的乐观。男孩们征服赤道地区的岛屿,和英格兰以帝国和宗教驾驭那些无法无天的种族如出一辙。^①

戈尔丁的男孩故事虽然以《珊瑚岛》为蓝本,实则大相径庭。《蝇王》讲述了一个现代寓言故事,如今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英国一架疏散孩子的飞机坠毁,飞机上的男孩们流落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珊瑚岛上。在没有成年人的岛上,沉着冷静的拉尔夫被推选为头领,他吹响海螺召集会议,主张凡事由大伙民主讨论决定,他组织孩子们筑起茅屋,燃起篝火,等待营救。猪崽和西蒙是拉尔夫的左膀右臂,猪崽足智多谋,正是他的眼镜片聚光取火,为孩子们带来了火种。西蒙则善于思考,像个小哲学家。不久,拉尔夫试图建立的秩序就被打乱了。孩子们害怕岛上的“野兽”,虽然那不过是跳伞飞行员的尸骸。唱诗班的首领杰克觊觎头领的权威,他带着大孩子们涂花了脸去打野猪,对拉尔夫指派的看管篝火的任务置之不理。成功猎到野猪后,杰克将猪头供奉给“野兽”,带着孩子们学着原始人的样子狂舞。正在这时,发现了“野兽”秘密的西蒙赶来告诉大家实情,却被极度狂热的孩子们误当作野兽活活打死。孩子们渐渐背叛了拉尔夫,投靠杰克,成了一群涂花了脸的野蛮人。此后,杰克又唆使孩子们偷来猪崽的眼镜,猪崽手持海螺去评理,却被凶狠阴险的罗杰用巨石撞下悬崖惨死。孩子们又在岛上放火烧山追杀拉尔夫。千钧一发之际,大火引来了英国军舰,孩子们获救了。险些丧命的拉尔夫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②

① Golding, William. *The Hot Gates and Other Occasional Piec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pp. 88-89. 戈尔丁在《寓言》一文中引用了卡尔·尼梅耶的《珊瑚岛》情节简述。尼梅耶文见 Niemeyer, Carl. "The Coral Island Revisited". *College English* 22. 4 (1961), pp. 241-245.

② Golding, William. *Lord of the Fl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 p. 225. 小说引文均译自这一版本,页码注于引文后,用括号标出,不再另注。译文参考了龚志诚译本,见威廉·戈尔丁:《蝇王》,龚志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蝇王》的主要人物化用了《珊瑚岛》中的名字,其中彼得金(Peterkin)被一分为二,成了猪崽(Piggy)和西蒙(Simon)两个人物。而且,小说中两次出现《珊瑚岛》的书名,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第二章,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就好像《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燕子号人和亚马孙号人》(*Swallows and Amazons*)、《珊瑚岛》等故事一样(33);而且第二次出现,如研究者泰格称,尤具讽刺意味,小说结尾,仿佛从天而降的英国军官说:“我本以为一群英国孩子能表现得更好些……就像《珊瑚岛》那样”(224)。^① 戈尔丁指出,巴兰坦的小岛是19世纪的小岛,而《蝇王》描述的则是20世纪的小岛;小说表现的恶也并非专属某个民族;戈尔丁批评英国人总是错误地将恶归于他人,却不懂得恶深植于人的内心:

这本书的大意是:你觉得如今战争结束,邪恶已经被消灭,你是安全的,因为你纯然是善良正派的。但是我知道邪恶何以在德国滋生。我知道邪恶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这里也一样。

所以男孩们想要在岛上建立文明世界,但是一切轰然坍塌,唯有血腥和恐怖,因为男孩们所得的是生而为人之固有的恶疾。

……小说总体上就是关于这个悲剧性的教训,即本质上这群人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人类唯一的敌人藏在他的内心。^②

戈尔丁对人性恶的看法与他二战参战的经历有关。戈尔丁于1940年末加入皇家海军,1945年秋天退伍。其间参加过对俾斯麦号(*Bismarck*)的追击,并作为登陆艇的指挥官参加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海上协助作战以及惨烈的瓦尔赫伦(*Walcheren*)战役。凯瑞的传记对于这段经历有较为详细的叙述,称“瓦尔赫伦的记忆萦绕

^① Tiger, Virginia. *William Golding: The Unmoved Target*. New York: Marion Boyars, 2003, p. 34.

^② Golding, William. *The Hot Gates and Other Occasional Piec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p. 89.

纠缠了他一生”。戈尔丁在回忆那些和他一起受训的战友时写道：“在瓦尔赫伦附近那个可怕的清晨，我目睹一些人被炸飞了，另一些在北海的强风中迷失了方向，遭遇水雷，沉入海底，而我却无法调转船头去营救他们。这些记忆使日光失色。”^①作家如此描述二战对于他的观念造成的影响：

在二战之前我相信具备社会属性的人有完善的可能性。相信社会的合理构造能激发善意，因此通过重组社会就能消除它所有的疾患……但是战后我不再相信这些了，无法再相信了……我不得不说任何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看不到“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么他必定是瞎了眼，或者脑子出了毛病。^②

虽然《蝇王》描述的只是孤岛上男孩的故事，却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在小说初稿中战争占了更大的比重，后来在费伯编辑蒙蒂斯的建议下删去。初稿中有三个战争场景：开头部分的核战场景没有出现具体人物，但是描绘了地面撤离和飞机机舱里的情形；另一段描绘了小岛上空的激战，飞行员从空中坠落；小说结尾则有一段描写军舰在海上作战。^③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段落，但是战争的阴影却一直存在。男孩们是从核战争中撤离的；夜晚，十英里高空的战斗仿佛悄无声息，飞行员坠落的尸体被缠绕在山顶的树上，时弓时起，仿佛来自残酷战争的威胁，成了让孩子们恐惧的“野兽”；小说结尾，及时救下走投无路的拉尔夫的是远处驶来的英国军舰。战争始终在远方继续着。某种程度上，《蝇王》可谓是战争的产物：小说“纯真失落”的主题反映了戈尔丁从战争中收获的精神洗礼。博伊德指出，“拉尔夫在小说结

① Carey, John. *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9, p. 108.

② Golding, William. *The Hot Gates and Other Occasional Piec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p. 87.

③ Carey, John. *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9, p. 154.

尾为纯真的失落而哭泣,但这并不是一种从童年的善向着青年的堕落的转化,不是向着邪恶的成长过程,而是获得了一种对黑暗的洞悉,对人类内心固有的恶的洞悉。”^①

小说标题《蝇王》即提示人性恶的主题,明确指出原题所谓“内心的陌生人”实为人类内心的魔鬼。“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为“Baal-zebub”的字面意义,又为“Beelzebub”,即“别西卜”,常为“魔鬼”的别名。“蝇王”出现于小说的第八章“献给黑暗的供品”,其中西蒙遭遇“魔鬼”,即杰克等杀死野猪后砍下献给野兽的猪头。西蒙独自来到隐蔽在树丛中的空地,看到被钉在木棒上的猪头,龇牙咧嘴,鲜血淋漓,周围群蝇乱舞,“在西蒙面前,挂在木棒上的蝇王露齿而笑……西蒙的目光被古老的、令人无法逃避的招呼所吸引住了。”(152)晕眩恍惚之中,蝇王开始说话了。它告诉西蒙:“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158)小说通过蝇王的训诫点出了主题:野兽并非来自外部世界;野兽,或“恶”,实为人性的一部分,是深藏于人类内心的固有的疾患,人无法杀死它。这“内心的陌生人”是小岛上的男孩们渐渐抛弃得救的希望、互相仇恨和伤害的原因,是小岛以外正在进行的杀戮的原因,是小说结尾拉尔夫为之哭泣的“人性的黑暗”。(225)

小说以所谓“野兽”的外在形式向珊瑚岛上的孩子们发出讯号,提示恶的存在,而只有西蒙领悟到其中的真相。野兽先以蛇形的不明生物显现,一个脸上有胎记的幼童告诉孩子们,岛上有蛇样的小野兽在黑暗中出来,会把他吃掉,随后他消失在孩子们点燃的大火之中。这个脸上有胎记的孩子令人联想到杀死兄弟的该隐,警示人类恶的存在。随后,坠机飞行员的尸体掉落在山顶,在风中起伏伏,如同不得安宁的鬼魂向恐慌的孩子们发来成人世界的讯号,提示恶的普遍性。小说结尾,虽然成年人的介入终止了岛上

^① Boyd, S. J. *The Novels of William Golding*.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p. 1.

的杀戮,但是即便英国军舰能将孩子们带离已经成为炼狱的珊瑚岛,珊瑚岛以外的战争世界难道不是更加可怕的炼狱吗?岛上的儿童世界实际上就是成人世界的缩影。

《蝇王》通过对儿童世界的刻画展示了人性恶的不同形态。杰克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他嗜血,渴求权力,在满足自身欲望时不加节制。从最初刺小野猪时的犹豫和缺乏狠劲,到最后放火追杀拉尔夫,完全释放了内心的野兽。在情节上,杰克和孩子们变化的关键点是杀死母猪后供奉猪头给“野兽”和西蒙的谋杀。涂脸也预示着恶的释放。涂花了脸后,孩子们仿佛戴上了面具,个人身份经过了掩饰,他人的注目中潜在的道德评价无法再触及到个体,外部环境的约束因而消失了,内心世界的欲望于是开始膨胀。起初,杰克作为唱诗班的头领还会做出慷慨无私的举动,但是涂花脸后杰克就成了“头领”,他带领的孩子们完全沦为一群“野蛮人”,杀人放火,欺侮弱小,打击异己。涂脸实际上起到了鼓励孩子们消除人性、释放兽性的功能。比杰克之恶更可怕的是罗杰的恶。罗杰是杰克的“打手”和“刽子手”,以欺凌幼童、虐待他人取乐。小说描写罗杰向幼小的亨利扔石子,当时他尚不敢故意加害:“在这儿,旧生活的禁忌虽然无形无影,却仍然是强有力的。席地而坐的孩子的四周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罗杰的手臂受到文明的制约,虽然这文明对他一无所知并且已经被毁灭了。”(65)杀死猪崽的时候,文明的禁忌已全然失效,罗杰利用杠杆推动巨石,他“极度兴奋地、恣意地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杠杆上”(200),完全化身为杀人嗜血的恶魔,砸碎了海螺这个象征着文明世界的遗迹,也将猪崽撞落悬崖。除此之外,《蝇王》也展示了普通人的恶。双胞胎萨姆和埃里克虽然站在拉尔夫这一边,却被杰克的猎人们挟持,加入了他们的群体,不得已成为恶的共谋,最后在罗杰的恐吓下说出了拉尔夫的藏身之地。“就像其他普通人一样,萨姆和埃里克变成了集中营的看守,地狱之门的守门人。”^①普通人的恶也

^① Boyd, S. J. *The Novels of William Golding*.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p. 20.